

宣室志

尹君

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，有道士尹君者。隐晋山，不食粟，常饵柏叶，虽发尽白，而容状若童子，往往独游城市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者，顾谓人曰：“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，李翁，吾外祖也。且曰：‘我年七岁，已识尹君矣，迨今七十余年，而尹君容状如旧，得非神仙乎吾且老，自度能几何为 人间人，汝方壮，当志尹君之容状。’自是及今，七十余岁矣，而尹君曾无老色，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！”

北门從事冯翊严公绶，好奇者。慕尹之得道，每旬休，即驱驾而诣焉。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，遂迎尹君至府庭，馆于公署，终日与同席。常有异香自肌中发，公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学浮图氏，尝曰：“佛氏与黄老固殊致。”且怒其兄与道士游。后一日，密以堇斟致汤中，命尹君饮之。尹君既饮，惊而起曰：“吾其死乎？”俄吐出一物，甚坚，有异香发其中。公命剖而视之，真麝脐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齿堕，其夕，卒于馆中。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，怒且甚。即命部将治其丧。后二日，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。

明年秋，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，因投龙至晋山，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虚惊而问曰：“师何为至此耶！”尹君笑曰：“吾去岁在北门，有人以堇斟饮我者，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则堇斟安能败吾真耶！”言讫，忽亡所见。太虚窃异其事。及归，具白严公，曰：“吾闻仙人不死，脱有死者，乃尸解也。不然，何变异之如是耶！”将命发其墓以验之，然惑于人，遂止其事。

僧契虚

有僧契虚者，本姑臧李氏子，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。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，年二十，髡发衣褐，居长安佛寺中。及禄山破潼关，玄宗西幸蜀门，契虚遁入太白山，采柏叶而食之，自是绝粒。

尝一日，有道士乔君，貌清瘦，须鬓尽白，来诣契虚。谓契虚曰：“师神骨甚孤秀，后当邀游仙都中矣。”契虚曰：“吾尘俗之人，安能诣仙都乎？”乔君曰：“仙都甚近，师可力去也。”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。乔君曰：“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，遇揜即犒于商山而馈焉。或有问师所诣者，但言原游稚川，当有揜子导师而去矣。”契虚闻其言，喜且甚。

及禄山败，上自蜀门还长安，天下无事。契虚即往商山，舍逆旅中，备甘洁以伺揜子馈焉。仅数月，遇揜子百余，俱食毕而去。契虚意稍怠，且谓乔君见欺，将归长安。既治装，是夕，一揜子年甚少，谓契虚曰：“吾师安所诣乎？”契虚曰：“吾愿游稚川有年矣。”揜子惊曰：“稚川，仙府也。吾师安得而至乎？”契虚对曰：“吾始自孩提好神仙，常遇至人，劝我游稚川。路几何耳？”揜子曰：“稚川甚近。师真能偕我而去乎？”契虚曰：“诚能游稚川，死不悔。”

于是揜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，治具。其夕，即登玉山，涉危险，逾岩巘，且八十里。至一洞，水出洞中，揜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，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绝。二人俱入洞中，昏

晦不可辨，见一门在数十里外，遂望门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风日恬煦，山水清丽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余里，登一高山，其山攒峰迥拔，石径危，契虚眩惑不敢登，撝子曰：“仙都且近，何为彷徨耶！”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顶，其上坦平，下视川原，邈然不可见矣。又行百余里，入一洞中。及出，见积水无穷，水中有石径，横尺余，纵且百里余。撝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烟影繁茂，高数千寻。撝子登木长啸久之，忽有秋风起于林杪，俄见巨绳系一行囊，自山顶而坠，撝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。仅半日，撝子曰：“师可寤而视矣。”契虚既望，已在山顶。

见有城邑宫阙，玃玉交映在云物之外。撝子指语：“此稚川也！”于是相与诣其所，见仙童百辈，罗列前后。有一仙人谓撝子曰：“此僧何为者，岂非人间人乎？”撝子曰：“此僧常愿游稚川，故挈而至此。”已而至一殿，上有具簪冕者，貌甚伟，凭玉几而坐，侍卫环列，呵禁极严。撝子命契虚谒拜，且曰：“此稚川真君也。”契虚拜。真君召契虚上，讯曰：“尔绝三彭之仇乎？”不能对。真君曰：“真不可留于此！”因命撝子登翠霞亭。其亭巨空，居槛云矗，见一人袒而瞬目，发长数十尺，凝膩黯黑，洞莹心目。撝子谓契虚曰：“尔可谒而拜。”契虚既拜，且问：“此人为谁何瞬目乎？”撝子曰：“此人杨外郎也。外郎，隋氏宗室，为外郎于南宫。属隋末，天下分磔，兵甲大扰，因避地居山，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，乃彻视也。夫彻视者，寓目于人世耳。”契虚曰：“请寤其目，可乎？”撝子即面请，外郎忽寤而四视，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。契虚悸背汗，毛发尽劲。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，撝子曰：“此人姓乙，支润其名，亦人间之人，得道而至此。”已而撝子引契虚归。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。

契虚因问择子曰：“吾向者谒见真君，真君问我三彭之仇，我不能对。”曰：“彭者，三尸之姓，常居人中，伺察其罪，每至庚申日，籍于上帝。故学仙者，当先绝其三尸，如是则神仙可得，不然，虽苦其心，无补也。”契虚悟其事。

自是而归。因庐于太白山，绝粒啄气，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。贞元中，徙居华山下。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，行至华山下，会天暮大雨，二人遂止。契虚以绝粒，故不致庖爨。郑君异其不食，而骨状丰秀，因徵其实。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。郑好奇者，既闻其事，且欢且惊。及自关东回，重至契虚舍，其契虚已遁去，竟不知所在。郑君常传其事，谓之《稚川记》。

十仙子

唐玄宗常梦仙子十余辈，御卿云而下，列于庭，各执乐器而奏之。其度曲清越，真仙府之音也。及乐阕，有一仙人前而言曰：“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《紫云曲》也。今愿传授陛下，为圣唐正始音，与夫《咸池》、《大夏》固不同矣。”玄宗喜甚，即传受焉。俄而寤，其余响犹若在听。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，尽得其节奏，然嘿不泄。及晓，听政于紫宸殿，宰臣姚崇、宋璟入，奏事于御前，玄宗俛若不闻。二相惧，又奏之。玄宗即起，卒不顾二相。二相益恐，趋出。时高力士侍于玄宗，即奏曰：“宰相请事，陛下宜面决可否。向者崇、璟所言，皆军国大政，而陛下卒不顾，岂二相有罪乎？”玄宗笑曰：“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《紫云曲》，因以授我，我失其节奏，由是嘿而习之，故不暇听二相奏事。”即于衣中出玉笛，以示力士。是日，力士至中书，以事语于二相。二相惧少解。曲后传于乐府。

章全素

吴郡蒋生，好神仙，弱岁弃家，隐四明山下。尝従道士学炼丹，遂葺炉鼎，爨薪鼓鞴，积十年，而炼丹卒不成。其后寓游荆门，见有行乞于市者，肤甚羸，裸然而病，且寒噤不能语。生怜其穷困，解裘衣之，因命执侍左右。徵其家，对曰：“楚人，章氏子，全素其名。家于南昌，有沃田数百亩，属年饥，流徙荆江间，且十年矣。田归于官，身病不能自振。幸君子怜而容焉。”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。而全素甚惰，常旦寐自逸。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。生有石砚在几上，忽一日，全素白蒋生曰：“先生好神仙者，学炼丹且久矣。夫仙丹，食之则骨化为金，如是，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，吾为先生有道术士。”生自度不果，心甚惭。而以他词拒之曰：“汝，佣者，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，自速笞骂之辱。”全素笑而去。后月余，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，顾谓蒋生曰：“此瓢中有仙丹，能化石为金。愿得先生石砚，以一刀圭传其上，可乎？”蒋生性轻果，且以为诞妄，诟骂曰：“吾学炼丹十年矣，尚未能穷其妙。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！”全素佯惧不对。明日，蒋生独行山水间，命全素守舍，于是键其门而去。至晚归，则见全素已卒矣。生乃以篋蔽其尸，将命棺而瘞于野。及彻其篋，而全素尸已亡去，徒有冠带衣履存焉。生大异，且以为神仙得道者。即于几上视石砚，亦亡矣。生益异之。后一日，蒋生见药鼎下有光，生曰：“岂非吾仙丹乎？”即于烬中探之，得石砚，其上寸余化为紫金，光甚莹彻，盖全

素仙丹之所化也。生始悟全素果仙人，独恨不能识，益自惭恚。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，竟死于四明山。

尹真人

犍为郡东十余里，有道观在深岩中，石壁四壅，有颜道士居之。观殿有石函，长三尺余，其上鏿出鸟兽花卉，文理纤妙，邻于鬼工，而緘锁极固，泯然无毫缕之隙。里人相传，云是尹喜石函。真人事迹，显于纪传详矣。真人将上升，以石函付门弟子，约之曰：“此函中有符篆，慎不得启之，必有大祸。”于是郡人尽敬之。

大历中，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。崔君素以刚果自恃。既至郡，闻有尹真人函，笑谓属官曰：“新垣平之诈见矣。”即诣之，且命破锁。颜道士曰：“此尹真人石函。真人有遣教曰：‘启吾函者有大祸。’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。”崔君怒曰：“尹真人死千岁，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。”颜道士确其词，而崔君固不從。

于是命破其锁，久之，而坚然不可动。崔君怒，又以巨絙系函鼻，用数十牛拽其絙，鞭而驱之，仅半日，石函遂开。中有符篆数十轴，以黄縑为幅，丹书其文，皆炳然如新。崔君既观毕，顾谓颜道士曰：“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，故开而阅之，今徒有符篆而已。”于是令緘锁如旧。

既归郡，是夕，令忽暴卒。后三日而寤。其官属将吏辈，悉诣崔君问之，且讯焉。崔君曰：“吾甚愍，未尝闻神仙事。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，果为冥官追摄。初见一人，衣紫衣，至寢，谓吾曰：‘我吏于冥司者也。今奉命召君，固不可拒。拒则祸益大矣，宜疾去。’吾始闻忧，欲以辞免，然不觉与使者

俱出郡城，仅行五十里，至冥司，其官即故相吕公也。谓吾曰：‘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，且削君之禄寿，果如何哉’已而召椽吏至，令按吾禄寿之籍。椽吏白吕公曰：‘崔君有官五任，有寿十七年。今奉上帝符，尽夺五任官，又削十五年寿。今独有二年寿矣。’”于是听崔君还。后二年果卒。

房建

清河公房建，居于含山郡，性尚奇，好玄元之教。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《九章真箓》，积二十年。后南游衡山，遇一道士，风骨明秀。与建语，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，一一皆若涉历。建奇之。后旬余，建自衡山适南海，道士谓建曰：“吾尝客于南海，迨今十年矣。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。李侯以玉簪遗我，我以簪赐君，君宜宝之。”建得其簪，喜且甚，因而别去。是岁秋，建至南海。尝一日独游开元观，观之北轩，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，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，及视左玄之状，果衡山所遇道士也。奇而叹者且久。及睹左玄之冠，已亡簪矣。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，建具以事言，次出玉簪示之。道士惊曰：“往岁有寺官李侯，护兵于南海，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，迨今且十年，其左玄之簪，亡之十年。今君所获果是焉。”建奇之，因以玉簪归道士。

李贺

陕西李贺，字长吉，唐郑王之孙。稚而能文，尤善乐府词句，意新语丽，当时工于词者，莫敢与贺齿，由是名闻天下。以父名晋肃，子故不得举进士。卒于太常官，年二十四。其先夫人郑氏，念其子深，及贺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梦贺来，如平生时，白夫人曰：“某幸得为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從小奉亲命，能诗书，为文章。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，且欲大门族，上报夫人恩。岂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养，得非恨哉！然某虽死，非死也，乃上帝命。”夫人讯其事，贺曰：“上帝，神人仙之君也。近者迁都于月圃，构新宫，命曰‘白瑶’，以某业于词，故召某与文士数辈，共为《新宫记》。帝又作凝虚殿，使某辈纂乐章。今为神仙中人，甚乐。愿夫人无以为念。”既而告去。夫人寤，甚异其梦，自是哀少解。

侯道华

河中永乐县道净院，居蒲中之胜境，道士寓居，有以十数。唐文宗时，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，药成，疑功未究，留贮院内，人共掌之。太玄死，门徒周悟仙主院事。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。诸道士皆奴畜之，洒扫隶役，无所不为，而道华愈欣然。又常好子史，手不释卷，一览必诵之于口。众或问之：“要此何为？”答曰：“天上无愚懵仙人。”咸大笑之。蒲中多大枣，天下人传，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，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。一旦，道华执斧斫古松枝垂，且尽如削，院中人无喻其意。明日昧爽，众晨起，道华房中亡所见，古松下施案，致一杯水，仍脱双履案前，道华衣挂松上。院中视之，中留一道诗云：

“帖裹大还丹，多年色不移。

前宵盗吃却，今日碧空飞。

惭愧深珍重，珍重邓天师。

他年炼得药，留着与内芝。

吾师知此术，速炼莫为迟。

三清专相待，大罗的有期。”

下列细字，称：“去年七月一日，蒙韩君赐姓李，名内芝，配住上清善进院。”以次十数言。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。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，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。按视踪迹不诬，即以其事闻奏。诏斋绢五百匹，并赐御衣，修饰廊殿，赐名“升仙院。”

阎丘子

有荥阳郑又玄，名家子也。居长安中，自小与邻舍阎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。又玄性骄，率以门望清贵，而阎丘氏寒贱者，往往戏而骂之曰：“阎丘氏，非吾类也，而我偕学于师氏，我虽不语，汝宁不愧于心乎？”阎丘子嘿然有惭色。后数岁，阎丘子病死。

及十年，又玄以明经上第，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。既至官，郡守命假尉唐兴。有同舍仇生者，大贾之子，年始冠，其家资产万计，日与又玄会。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，常与燕游。然仇生非士族，未尝以礼貌接之。尝一日，又玄置酒高会，而仇生不得预。及酒阑，有谓又玄者曰：“仇生与子同舍，会燕而仇生不得预，岂非有罪乎？”又玄惭，即召仇生至。生至，又玄以卮饮之，生辞不能引满。固谢。又玄怒骂曰：“汝市井之民，徒知锥刀尔，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，实汝之幸，又何敢辞酒乎？”因振衣起。仇生羞且甚，挽而退。遂弃官闭门，不与人往来。经数月，病卒。

明年，郑罢官，侨居濠阳郡佛寺。郑常好黄老之道，时有吴道士者，以道艺闻，庐于蜀门山。又玄高其风，即驱而就谒，愿为门弟子。吴道士曰：“子既慕神仙，当且居山林，无为汲汲于尘俗间。”又玄喜谢曰：“先生真有道者。某愿为隶于左右，其可乎？”道士许而留之。凡十五年，又玄志稍惰。吴道士曰：“子不能固其心，徒为居山林中，无补矣。”又玄即辞去。燕游濠阳郡久之。

其后东入长安，次褒城，舍逆旅氏。遇一童儿，十余岁，貌甚秀，又玄与之语，其辩慧千转万化，又玄自谓不能及。已而谓又玄曰：“我与君故人有年矣，君省之乎？”又玄曰：“忘矣。”童儿曰：“吾尝生闾丘氏之门，居长安中，与子偕学于师氏，子以我寒贱，且曰：‘非吾类也。’后又为仇氏子，尉于唐兴，与子同舍，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，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，骂我市井之民。何吾子骄傲之甚邪？”又玄惊，因再拜谢曰：“诚吾之罪也。然子非圣人，安得知三生事乎？”童儿曰：“我太清真人。上帝以汝有道气，故生我于人间，与汝为友，将授真仙之诀。而汝以性骄傲，终不能得其道。吁，可悲乎！”言讫，忽亡所见。又玄既寤其事，甚惭恚，竟以忧卒。

袁隐居

贞元中，有袁隐居者，家于湘楚间，善《阴阳占诀歌》一百二十章。时故相国李公吉甫，自尚书郎谪官东南。一日，隐居来谒公。公久闻其名，即延与语。公命算己之禄仕，隐居曰：“公之禄真将相也。公之寿九十三矣。”李公曰：“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，吾何敢望九十三乎？”隐居曰：“运算举数，乃九十三耳。”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，节制淮南，再入相而薨，年五十六，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。校其年月日，亦符九十三之数。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《阴阳占诀歌》，李公序其首。

程逸人

上党有程逸人者，有符术。刘悟为泽潞节度，临沼县民萧季平，家甚富，忽一日无疾暴卒。逸人尝受平厚惠。闻其死，即驰往视之，语其子云：“尔父未当死，盖为山神所召，治之尚可活。”于是朱书一符，向空掷之，仅食顷，季平果苏。其子问父：“向安适乎？”季平曰：“我今日方起，忽见一绿衣人云：霍山神召我。由是与使者俱行，约五十余里，适遇丈夫朱衣，仗剑怒目，從空而至，谓我曰：‘程斩邪召汝，汝可即去。’于是绿衣者驰走，若有惧。朱衣人牵我复偕来，有顷忽觉醒然。”其家惊异，因质问逸人曰：“所谓程斩邪者，谁邪？”逸人曰：“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篆。”因解所佩篆囊以示之，人方信其不诬。逸人后游闽越，竟不知所在。